

这是一曲灵魂碰撞的生命颤音

# 撕裂

张民翔 著

这是一段悲韵的终结，撕裂了人性；

这是一曲人类灵魂碰撞的颤音，撕裂了道德对爱情的束缚；

这是一部回归自然的原生态画卷，揭示了时代人文精神的裂变。



太白文艺出版社

张民翔  
著

- 「 这是一段悲韵的终结，撕裂了人性
- 「 这是一曲人类灵魂碰撞的颤音，撕裂了道德对爱情的束缚。
- 「 这是一部回归自然的原生态画卷，揭示了时代人文精神的裂变。

太白文艺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撕裂 / 张民翔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680-562-6

I. 撕…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598 号

---

## 撕 裂

作 者: 张民翔  
责任编辑: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古城随风  
版式设计: 影 子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影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46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562-6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 序

## 秦岭渭水流韵长

### ——序长篇小说《撕裂》

□ 孙豹隐

十几年前，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民翔。之后，通过电视、报纸的报道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秦川汉子（当然他实际文化程度要大大地超过这个门槛），却创作出了数量不菲让人刮目相看的戏剧作品，其中《臂塔圆舞曲》《村官郭秀明》及《洁白的玉兰花》都在陕西戏剧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两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国人口文化大奖等20多项大奖，令人刮目相看。特别是作为专业人才调入省京剧团后，更使他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短短的两年间，他在创作多部戏剧作品的同时，又推出了这部近40万言的长篇小说《撕裂》。

坦言之，当我拿到这叠厚厚的书稿，我真不敢相信这位矜持、不张扬、表面木讷、从未接触过小说领域的张民翔能写出长篇小说来，甚至怀疑他是否在盲目追赶眼下出长篇的潮流，而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翻了书稿，想不到却让书稿上精彩的文字、朴实的笔触吸引住了，遂一看而不可收拾，忍不住认认真真地读完了书稿。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以及人们渴望回归自然的心态日益剧增，以展现乡土情怀的作品更是受到读者的青睐。“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作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创作回归自然，拥抱

自然，浓墨重彩地反映诉说不尽的乡土情怀。扫描文坛，原生态（当然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升华）的艺术之花一直绚丽璀璨、长开不凋，足以成为佐证。纵观张民翔的文学创作，可以感受到他的血脉中流淌的不啻是秦风唐韵，秦岭的伟岸，渭水妩媚，流贯其间。他淳朴的笔锋饱蘸着历史的丹青，在故土偌大的宣纸上尽情挥洒，披沙沥金地完成了这部倾注着他的思想感情、寄托着他的喜怒哀乐、凝聚着他的辛勤汗花的长篇之作。

《撕裂》可以说是作者在乡间小道、城市花园采撷的一朵未被污染，也未被人雕琢、精心修剪的原生态花朵；是一部折映人生，反映人性，辉映人们思想观念的生活画卷、心灵图卷。由于作品得到了关中山水孕育和浸润，汲取了数千年农耕文化那稳固而浑厚的审美资源，从而以文本的角度，展现了关中大气大雅的民俗民风，彰显了三秦大地的人文环境，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释放了人们对爱的追求和对情的感悟。营造出一部农耕文化与历史长河和谐交融的绿洲。

张民翔深知塑造人物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精髓和真谛。所以，对人物的理解、对人物的刻画描写成为他必须抵达的首个目标。他在《撕裂》中创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特点的艺术形象。而女主人公秋茵则是他倾注心血塑造的理想人物。妩媚、娴淑、善良，她的身上几乎辉映出女性的全部优点。然而，作者又不蓄意地拔高她，把她树立成女强人的形象。恰恰相反，赋予她多变的思想感情，把她置放在一个被撕裂的生活背景下，让她柔嫩的双肩承载着严酷的现实生活和太多的人生不幸，让她在爱情、柔情、同情、真情、悲情的旋涡里挣扎沉浮，让她经历凌受人生的风雨洗礼。借助这个饱受生活坎坷磨难的女性丰富而复杂的心路和婚姻的错位，抨击了传统习俗对人性的扼杀。作为民族的传证、交响乐，《撕裂》在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还设计出了秋茵的堂兄敦牛、梁嘉耀、华明亮、宋厚成和宋少敏等男性，他们都和秋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写出了敦牛的憨厚、粗野、正直，但却从憨厚中渗透着精明，粗莽中显示着细腻，正直中展现着质朴，人物性格是丰盈的。小说中还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一个贪婪，阴险，狡黠，为了金钱不惜出卖灵魂、出卖自己爱情及骨肉的赌徒华明亮的形象，旨在昭示使这个形象不是作品

中的艺术剪影，而是现实生活中可遇可见的真实人物；给了读者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同时，他笔下还走出了大胆，泼辣，敢爱敢恨华明亮媳、后成敦牛妻子的肖茶花，无疑是作者为了描写一文化群体，一种生活状态而着重刻画的又一个女性形象。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敢于向世俗挑战，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外向型的性格和秋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者成功地促使人物在心灵的敞露、隐秘的裸现、良知的呼唤等诸多方面竞相跃然纸上，从而为作品的丰满、更加贴近生活添注了浓浓的一笔。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创作观应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撕裂》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小说的故事结构严谨，情节能引人入胜，语言简洁诙谐，人物关系的组合不无巧妙而合情合理，故事的发展脉络清新。长篇小说虽有它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结构规范，而张民翔却用他独特的视点、求新求变的思维进行创作，使《撕裂》撕裂了旧的套路和模式，使该作品在传统中显示时尚，继承中豁透新潮。借助游动于作品中的一些新的质素，开掘出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完成了传统背景下故事叙述的拓展与变奏。小说读来不乏新意的脉动、叙述的神奇与瑰丽。

当然《撕裂》虽然洋溢着上述的优点和特色，总体上不失为“一曲人类灵魂碰撞的颤音”，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真实固然是艺术作品的灵魂，但过分拘泥于“真实”，难免会影响到作品的力度和艺术感染力。《撕裂》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地把握上还有提高的余地。同时，作为一部描绘人的生存状态、精神方面的长篇小说，作者在精神的守望、拷问上似乎还欠缺一些深邃的思考与奔放的笔墨。另外，作为一名专业编剧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书中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剧本”章法之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在文学创作中都是需要注意克服的。

《撕裂》出版了，对张民翔而言，应当说是在他创作之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在祝贺之际，我也希望他今后能笔耕不辍，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他支持他的读者和观众。

孙豹隐 文化学者，研究员，文化部文学艺术专家委员会成员，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一)

丁亚安放着大把的钱不挣，决定要回家了。

前天，煤炭销售运输公司给亚安结了账，半年就挣了5万多块，这使他欣喜若狂。几个钢镚子揣在怀里烧得他几夜睡不着觉，便约了几个一块跑运输的哥们儿在“七月七”饭店里学着大款潇洒了一回。酒足饭饱后，朋友提议到楼上的歌舞厅再过把瘾。他虽然也心疼钱，但还是碍着朋友的面子，只好随他们一块儿走进了歌舞厅。

歌舞厅里，绵绵的情歌在昏暗闪烁的彩色霓虹灯光中荡漾，紫光灯的光芒映在翩翩起舞女郎的裙裾上，泛着幽幽的紫光，显得典雅、高贵和朦胧。

他们一走进舞厅，立刻就涌上来了八九个袒胸裸怀的小姐。她们散发着浓烈香水味的娇艳脸蛋，堆满妩媚挑逗性的笑容，在这些步入舞厅自惭形秽而没有勇气邀请小姐却正值青春年华，精力旺盛的小伙子面前蹭来蹭去。可是，他们却木讷得谁也不敢动一下。

看到这些“土豹子”那不知所措的憨态，小姐们又启开了那用廉价唇膏涂得猩红的嘴唇，嗲声嗲气地恭维着这些从农村走入城市也偶尔前来潇洒的“土大款”，一声“老板”或“哥哥”，甜甜的声音似乎唤起了他们的自尊和骄傲。在舞厅里和小姐面前显得自信起来，他们的心旌开始飘荡。

由于目前小姐市场趋于饱和，市场逐步规范。加之政府扫黄打非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罚款力度一次比一次加大，让许多有贼心没贼胆的“消费”者望而止步，使她们的生意颇显不景气。对于目前市场状况，小姐们心知肚明。所以，她们对这些“土豹子”的接待也按最高规格的标准，她们使出浑身的解数，不惜主动动用最具诱惑力的部

位去撩逗他们。

这些在外挣钱的小伙子们正在患性饥渴，哪经得了小姐们如此地挑逗，他们一个个都难以自禁，将自己面前的小姐揽进怀里，拥进了舞池。虽然他们不懂韵律，也不知跳舞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更不会“三步”“四步”；他们不管是“国标”还是“伦巴”，他们只是想异性接触中、厮磨中获取快感和快乐而已。

舞池里的灯光渐渐地暗下来，似乎为这些跳舞的男男女女掩盖心中的邪念。等到灯光全部关闭，这些舞友们完全抛弃了刚才矜持庄重的风度，都在黑暗中展示自己摄人魂魄的魅力。虽然不断发生舞友的碰撞事件，但这时谁也顾不上去争吵，甚至去相互“修理”。就是现在仅10块钱的伴舞费，也是“任务”不饱满。所以，为了保证客源，她们也就竭尽全力地搞好优质服务，增加服务项目，她们甚至开放了她们全身的每个部位，以保证消费者尽情享受10块钱带来的刺激与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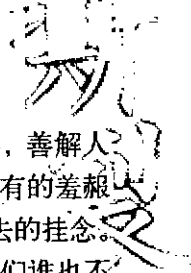
丁亚安是出于好奇和接受现代生活才陪这些哥们儿跨进舞厅的。他也想欣赏一下音乐和时代娱乐给予自己精神的陶冶，可是几个舞女毫无休止地纠缠，肉麻的动作，粗俗的语言，使他如同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为他非常尊重女性，珍惜女人，他认为世界上有了女人，才使男人活得有滋有味，才使男人有了呵护的对象，才使男人能体现男子汉的价值。可是他今天接触到这些女人，使他大失所望，这些女人为了10块钱，不惜卖笑、卖肉体、卖掉自己的灵魂。虽然那光腻柔软白藕般的玉臂搭在他的身上，可总提不起他的性欲。他鄙夷这些玷污了女人这个清纯秀丽名词的人，他甩开了和他纠缠的小姐，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房子里。

## (二)

丁亚安躺在床上，望着四季都悬挂在床头上落满灰尘的蚊帐，眼前闪现犹如梦幻般的俗音媚笑和接触女人肌肤那一刹那间的冲动，使他想起了已结婚多年的媳妇秋茵……

秋茵和他是中学时的同学，一个家住端庄，一个家住秋花园，但





都在一所学校里读书。秋茵学习非常用功，加之她性格温存，善解人意，特别是那落落大方的气质、超凡脱俗的风度和那少女特有的羞赧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她在学校里早就成为男生心中挥之不去的挂念。在农村虽然同学们对她颇有好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他们谁也不敢表示，怕同学们议论。所以，他们想接触她，不能向她表示友爱，而是对她进行伤害而图谋引起秋茵对他们的注意，缘于此，秋茵常常因此受到同学无缘无故的欺负。

丁亚安虽然也对秋茵颇具好感，他却时时地关心着秋茵，他那时候并没想获得秋茵的青睐。他只觉得，学习上在全班名列前茅，模样俊丽可人的女孩儿，理应得到男同学的保护而不是欺凌，为此，他多次因打抱不平而遭到男同学们的围攻，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从不示弱，也从告诉老师。

有一年夏天正值收麦季节，他们班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学校组织学生到地里去捡麦穗，可几个男同学却在地里撒开了欢，到处疯跑。他们发现了一条豆绿色的长虫，便用土块把它砸死。一个被同学们称之为“瘦猴”的华明亮恶作剧地把那条长虫悄悄地挂在了正在低头捡麦穗秋茵的脖子上。

秋茵正全神贯注地捡麦穗，忽然觉得脖子上凉冰冰的，用手一摸，抓到了一条长虫，她吓得“哇——”的一声，几乎被惊掉了七魂六魄，不知所措地甩掉了那条长虫，扑进了在她面前亚安的怀里直发抖，男同学们见状得意地哈哈大笑。

亚安看到秋茵惊恐的样子，安慰了几句，便上前把华明亮按在麦茬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因为华明亮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麦茬又犹如竹签，把华明亮的浑身划了一条一条的血痕，有的还淌着血。疼痛使华明亮像杀猪般地哭嚎起来。这时方老师走来，看到亚安还正在殴打华明亮，一时怒起，狠狠地踢了亚安一脚，拉起了他，让他回家，不许他再来上学。

亚安的父亲知道他和同学打架，被老师赶回家了，二话不问，又将亚安美美地揍了一顿，不让他回家吃饭，他只好流落在村外毫无目的地转悠。

秋茵看到亚安为了自己被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地轰回了家，怕亚安回家受到大人的责打，心中十分挂念，便悄悄地来到端庄想看个究竟，她走到端庄村外，看到了狼狈不堪的亚安。当她知道亚安被父亲赶了出来，而且连饭都没有吃，她难过地流下了泪。她让亚安在这里等她，便回家给亚安拿了几个馍。他二人坐在割好的麦捆子上，边吃边聊。

天渐渐地黑了，人们都回家吃饭，当然也有晚上加班抢收麦子的。亚安让秋茵回家，秋茵又怕亚安孤单，便说：“只要你家人来找你回家，我就回去。”

可是，亚安的父亲怒气未消，他并没有来找亚安，他只希望亚安自动回家。

夜已经很深了，倔强的亚安就是不回去，便睡在了麦垛上。

胆小的秋茵也只好挨着亚安打盹。

收麦时节的天气，白天火热的太阳把割麦人的身上晒得卷起了一层白皮，可是，到了晚上却是凉飕飕的，特别是夜晚潮露一来，会让人的头发上结起一层雾珠，衣服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让人冷森森的。

一开始他二人还不觉得冷，单衣单衫还能凑合，可是到了后半夜，天气变冷，他二人在朦胧中都觉得需要温暖，二人不知不觉地搂在了一起。

亚安和秋茵依偎在一起，他二人并不知道，只是相互取暖而已，也是纯真的同学友情的表现。少男少女肌肤的接触，并没有碰撞出花季的火花。却因白天紧张的劳动，使他俩疲惫不堪，所以，他们说着话却渐渐地进入到梦乡。

夏收的时节，人们都叫龙口夺食。所以人们都早早地起来收割麦子。人们从朦胧的晨曦中看到亚安和秋茵搂在一起酣睡。这在农村可算是一条特大的新闻，绝对超过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学校老师的批评，同学的热嘲冷讽，长辈的白眼，使亚安和秋茵难以抬头，亚安便辍学回家买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秋茵则转到一个边远的学校去读书，本来她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可是由于“睡觉”事件的阴影笼罩在她的心中，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最终只好报考了医专。

两颗纯真无邪的灵魂经受腥风浊雨的涤荡，使他俩的心真的泛起了滚滚的热浪。人常说，人的脸就是一张纸，如果撕破它，一切都会

新刊

变得无所谓。闲言碎语，反而成了他俩相爱的催化剂，他俩便不管年纪还轻，家庭的反对，成为一个谁也不愿说穿，但心灵相通的一对小鸳鸯。

别看个别人文化素质不高，但他们却极会联想，只要能闻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能举一反三，甚至能编成一个颇具真实性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在他们的左邻右舍，和他们磕磕碰碰在一起。好像这些故事给他们贫瘠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增加了笑料；好像这些被唾弃的谈论对象的树立，才使他们高尚起来。所以，许多人便乐此不疲，专在背后瞅笑话、寻新闻。秋茵和男同学睡觉的事当然在当时可算是炙热的新闻。几乎成了秋花园人饭后茶余的中心议论话题，而且很快地与秋茵的母亲也联系在一起。

秋茵父亲早逝，母亲30多岁守寡，拉扯着秋茵和妹妹秋妍，生活虽然窘迫，但看着两个女儿芙蓉出水般地健康长大，她的心里有了丝丝慰藉。可是秋茵的事出现后，使她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人们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她守寡后，一直保持着自己清白的人身，家中几乎谢绝了男性的出入，可也时常传出些绯闻。但总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可这次却是真凭实据，五乡八里传遍了。人们都在暗中指责她，有其母必有其女。当妈的和野汉在炕上滚，才教会了女儿小小年纪就会在麦捆子上和男同学睡觉。这些风声传进她的耳朵，使她再也承受不了这些指责和压力，她舍不得责打女儿，她相信女儿，但流言飞语却使她几乎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为了孩子，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忧郁的精神压力，还是没有让她看到女儿长成人，便被癌症夺去了可怜的生命。

秋茵母亲的病逝，秋茵秋妍便成了孤儿，生活成了问题，更谈不上上学了，亚安这时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世俗的偏见，承担起了姐妹俩人的生活，他像一个男子汉，靠着一辆二手拖拉机秋夏耕地，农闲跑运输，硬是供秋茵上完了中专。

毕业后，秋茵本来可以分配在县医院工作，可是秋茵就是不去报到，而又回到了农村。因为当时参加工作的人，身份明显地比农民高出几个档次。她怕进了城，经不起社会的诱惑而和亚安分道扬镳，虽

然当时他二人并没有举行订婚仪式，也都没有明确表示交朋友，但二人的心中已经是一对曾举行仪式的小夫妻了。

亚安的父亲丁春龙对于亚安秋茵的问题看得很淡。他认为，孩子不过是谈恋爱早了点，那是孩子成熟的表现。虽然是满城风雨，但你不要去理睬他，自然便会风和日丽，只是可惜孩子再也不愿到学校去读书，耽误了丁家出一个大学生的梦想。通过几次亚安带回秋茵和他老两口的接触，他反倒十分喜欢秋茵这个未来的儿媳。只是碍于名声，一直没有举行订婚庆典。

丁春龙在端庄也算是个能人，做庄稼活是一把手，而且时时都想赚钱，虽然搞了许多家庭副业，都没有取得好的效益，但他总是痴心不改，后来听人说城里人非常喜欢吃蛇，当地人把它叫长虫。所以他又养起了蛇，谁知养了几年，反倒让他赔了几千元。第一次因为自己不知道蛇是保护动物，到城里的集市去卖，被公安查获，还要拘留他，后证实他家是养殖户后，虽然没有拘留，但却把蛇拉到秦岭山里放生。有一次，丁春龙夫妇在下山的路上乘坐的小四轮拖拉机掉进了深谷而双双遇难。

丁亚安办完父母的后事，也成了一个孤身一人的光棍，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在本族丁大爷的安排下，便匆匆让亚安和秋茵结了婚。婚后，他和秋茵商量，暂时不要孩子，好好地挣钱。所以，他开拖拉机，秋茵在村子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但盖了两层别具一格的小楼房，而且还供秋妍考上了大学。

这几年，亚安为了多挣钱，常年奔忙在外，很少顾及他和秋茵的感情生活，好在秋茵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因而他两个的异地思念也是美丽的。今晚和小姐的接触，使亚安感慨颇多，也挑逗起对秋茵的欲望。所以，他决定要回家和秋茵潇潇洒洒地享受生活。争取能让秋茵怀上他的孩子，尽情享受当爸爸那种天性的乐趣。

### (三)

关中平原的仲春是一年最美丽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麦田，似一块

硕大的绿地毯，平展展地铺在关中平原上，远处村落、河流，蜘蛛网似纵横交错的公路，犹如巧手姑娘编织在绿地毯中别致的图案；近处杨柳摇曳，絮花飞扬，给明媚的盛春更增添了几分妩媚；夕阳被终南山的主峰太白山托起，放射着道道晕圈，世界好像沐浴在金色的霓虹灯下，田间劳动的人们，犹如舞台橘红色底幕前的剪影。

丁亚安无暇欣赏媚人的田园美景，他归心似箭，驾驭着拖拉机，犁开那诱人风光的羁留，驰骋在晚霞中。他想象着回家秋茵对他倾情的拥抱和那娇嗔的撒娇，这是她最具摄人魂魄的拿手好戏，他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斜路中突然蹿出一辆自行车差点撞在他的拖拉机上，他正欲发火，那个人却对他喊叫起来。

“亚安，你他妈的开上车就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亚安一看，原来是同村同学梁嘉耀，他便开玩笑说：“你骑自行车那么快是寻死呀！快把自行车放到拖拉机上。”

嘉耀答应着，便和亚安把自行车放到了拖拉机上。

亚安问：“你干什么去了？”

“哎！媳妇快生孩子了，今天到县城买了些桂圆、红枣，先给媳妇准备着。”嘉耀眉飞色舞地说。

“那这次就有人把我叫伯伯了！这一次要喝我侄子的满月酒了。”亚安也开心地说。

嘉耀说：“你比我大不了一个月，什么叫伯伯？”

“大一天孩子也得把我叫伯伯！”

他二人说笑着，不觉来到了村口。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并不是都在家里务弄庄稼，而是农闲时多在外边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那些不愿在外下苦的个别年轻人，村子里时常冷冷清清。今日因为天气好，街头围了一伙人在谰闲传，当他们看到亚安把拖拉机开回村中，便都围了上来。

在这群人中，就数丁大爷德高望重，年龄最大，他看见从拖拉机上下来的亚安，便问：“亚安，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

亚安忙笑着说：“大爷，最近运输活多，走不开，我明天到家里去

看你。”

这时华明亮抢上前说：“把钱挣美咧，也该请请客！”

亚安掏出一包好猫牌香烟，散发给大家说：“这是咱陕西的名牌，一包20元！”

这时村主任丁春成帮嘉耀卸下了自行车说：“你回家准备呆几天？”

亚安回答：“暂时不去了。”

春成说：“我还想让你给咱村几个小伙子寻个挣钱的活呢……”

嘉耀开玩笑地说：“亚安现在关键不是挣钱，而是要鼓足干劲，先生一个红色革命接班人。”

华明亮喷了一口烟，嬉皮笑脸地说：“对，对！你应该像梁嘉耀学习。人家都给媳妇肚子把货装下了，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引得众人哄笑。

华明亮更得意了，他连说带比画：“这一次一定要和秋茵配合好，不生一个长‘牛牛’的”，他使用《红灯记》里的唱词唱：“决不下战场！”

亚安拍了一下华明亮，开玩笑地说：“有你这个牛牛娃就行了！”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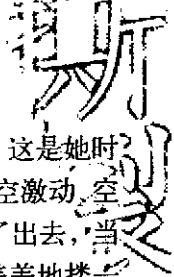
华明亮觉得自己吃了亏，便在众人的嬉笑中去追打亚安，硬是从他的手中夺走了那半包“好猫”！

亚安也就趁机跳上拖拉机，开回家里。

这时候，乌云慢慢地掩盖了晚霞，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

#### (四)

秋茵的家。这是一座典型关中农村小康之家的住宅楼。三间两层，造型别致，屋檐上镶嵌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墙上贴着乳白色的高级瓷砖，铝合金的门窗，孔雀绿的玻璃使这座小楼显得典雅庄重而又不失豪华富丽，正中的大门额上还用彩砖拼成一个大红的“十”字，证明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医生。



当秋茵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忽然听到了拖拉机的轰鸣，这是她时时挂念的声音，可她却不敢出门去迎接，因为多次都是让她空激动，空喜欢。当她听到拖拉机在院前的刹车声，她不由得还是迎了出去，当她看到亚安那健壮富有男人伟岸的躯体，她真想抱住亚安美美地搂一搂，可是她看到村子零散的人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甜甜地叫了声亚安，便帮他把手上的东西搬回了家。

亚安把拖拉机开进了后院，便连忙回到家里。在卧室他把秋茵一把揽进怀里，狂热地亲吻着。

秋茵等亚安“疯狂”完后，半嗔半娇地搂着亚安的脖子说：“我还以为你把咱这个家忘咧，半年都不回家？”

亚安勾了一下秋茵的鼻子说：“把什么都可以忘了，就是忘不了你！”

“光拣好听的说，忘不了我咋几个月连个音讯都没有？”秋茵爱昵地却故意撇了撇嘴说。

丁亚安解释说：“前一段时间天旱，抗旱用电量，所以发电厂的用煤量也大。别人春节都回家了，我给咱美美地挣了一阵子钱。”

秋茵：“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亚安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爱你了！”

秋茵非常满足亚安说她的话：“好！我今天就好好地犒劳犒劳你，给你做臊子面。”

亚安说：“越简单越好。有你比什么都香！”

秋茵闻言，把亚安深深亲了一下，便去厨房给亚安做饭。

亚安也急忙跟着进去，小两口边做饭，边其乐融融地聊着思念的话题。

两个人匆忙吃晚饭，便回到卧室。

秋茵脱去大衣问：“这次在家呆几天？”

丁亚安说：“这次就不走了。”

秋茵惊喜地说：“真的？”

亚安托起秋茵那刚吃过饭又显激动而绯红的脸蛋，负疚地说：“为了挣钱，我把你一个人在家里搁了多年。春成比我小两岁，孩子都3

岁了。就是结婚晚的嘉耀媳妇也快生了……”

秋茵说：“你整年不在家，我咋能生？”

亚安说：“所以，我这次回来，你不怀上孩子，我就不出去挣钱。”说完也就去解秋茵的扣子。

秋茵忙护住衣服说：“你去看门关了没有？”

“好好。”亚安忙下床去关了门。

秋茵为了给亚安一个惊喜，趁亚安锁门之际，立刻脱去内衣，钻进了被窝。

亚安走到院中央，看到滚滚的乌云和那隐隐的雷声。返回家说：“黑云接爷（太阳）等不到半夜。秋茵，天怕要下雨了。”

秋茵说：“下雨更好，才没有人打搅咱了。”

当亚安看到秋茵肌滑似玉、丰腴撩人的胸脯和那雪白的大腿，加之秋茵那迷人勾魂般的笑靥，立即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脱去衣服，饿虎般地扑上去，双手握住秋茵的那又柔又光的奶子，似乎要把半年的性欲和思念，在这一刻全部倾泻出来。

平时娇弱温柔的秋茵，这时她也作好了精神准备，迎接亚安那狂风暴雨般的折腾。

正当两人肌肤接触的一刹那间，他家的大铁门急促地响了起来。惊开了两个久别胜新婚的年轻夫妇。

亚安对此敲门声十分懊恼，他压住秋茵说：“别理他！”

秋茵轻轻地拨开他的手臂说：“肯定有人生了病……”

“扫兴，迟不叫门，晚不叫门，偏偏这时候却把门撞得震天响……”

亚安十分扫兴地嘟囔着。

这时，门外传来嘉耀焦急的呐喊声：“秋茵，秋茵！”

秋茵忙应声，回头对亚安像哄孩子似的说：“一定是夕云要生孩子了。”说着，连忙推开亚安，穿起了衣服。

嘉耀还是不依不饶地敲着门。

敲门声搅得亚安十分烦躁，秋茵只好边准备医疗器械边逗着他：“等接完生，回来保你满意。”便匆匆地出了门。

看到秋茵走出家门，亚安发泄地狠狠拉了一下开关，由于用力过



猛，拉断了开关的拉线。

看到迈出门槛的秋茵，嘉耀忙接住她的药箱，焦急地说：“夕云的肚子痛，可能快生了！”

秋茵安慰地说：“别紧张！”

梁嘉耀说：“咋能不紧张！”便拉起秋茵，向家里跑去。

他俩的跑动，惊醒了一条大黄狗，追着他俩的方向狂吠起来，吠声在寂静漆黑的夜空回荡，显得凄厉。

嘉耀的家里显得一片混乱，但乱中却洋溢着快乐的气氛，毕竟生孩子是一件大喜事。

夕云躺在床上痛得直打滚，黄豆大的汗珠在她白皙的脸上密匝匝地渗出，这时候她也顾不得女人的羞赧，大声地呻吟着。

嘉耀的母亲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地给夕云揩去脸上的汗珠，轻轻地抚摸着那鼓得浑圆的肚皮，安慰着她：“你一定要撑住。女人都要生孩子，只要你咬紧牙，等大夫来了，你一鼓劲，孩子就生下来了！”

“来了，来了！”嘉耀一步跨进屋内，放下药箱，对夕云说：“秋茵来了，只要生下孩子，你就是咱家的皇太后！”

夕云却在嘉耀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一巴掌，怨声地说：“你只图受活，却让我受疼，哎哟……”

关键的时刻，嘉耀也不和她计较：“都怪我……”

这些话，把婆婆噎得目瞪口呆。她想不到儿媳这样无理责怪儿子。

这时秋茵走进屋子说：“这可不能只怪男人！”回头对嘉耀说，“你快去烧开水。”

嘉耀慌忙跑去烧开水。他的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自己快成爸爸了，担心的是怕出现意外。所以，他在心里为夕云祈祷着。

夕云的呼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隔壁对门的妇女也都来询问。

四个多小时都过去了，夕云总是生不下来，血、羊水却渗透了她身下的褥子。

秋茵累得满头大汗，她用尽了传统接生的“仰生法”不奏效，又改变为“蹲生式”依然不行，她诊断孩子不是“立生”也不是“倒生”，而是“横生”，这是生孩子最难的一种，时常出现不是婴儿猝死就是母